

目次

談旅行·····	甘永柏·····	一
小動物們·····	老舍·····	九
斗行·····	老向·····	二〇
在玄武湖畔·····	李金髮·····	二五
紅豆與胭脂葉·····	李同愈·····	三五
囚徒的玩樂·····	更生·····	四〇
剝印小記·····	沈啓无·····	五〇
說大足·····	語堂·····	五六

半農紀念·····	知堂·····	六三
讀勞倫斯的却泰來夫人的愛人·····	郁達夫·····	七〇
春·····	風子·····	八三
秋荔亭隨筆·····	平伯·····	八七
古槐夢語拾零·····	平伯·····	九〇
談詩·····	徐訏·····	九二
論讀書與談話·····	陳鍊青·····	一〇九
觀潮·····	陳子展·····	一二一
釣魚·····	孫德銓·····	一三二
跋知堂兩信·····	曹聚仁·····	一四一
論山水畫·····	海戈·····	一四八

論中國人鄙視歐洲人·····	閒齋·····	一六七
出門的事兒·····	窮·羊·····	一七六
袁中郎的佛學思想·····	張議釗·····	一八三
現在大衆語文學的調查和評判·····	黎錦熙·····	二〇四
談中西醫·····	銖庵·····	二一六
公安竟陵小品文讀後題·····	劉燮·····	二二七
父親的死·····	劉小蕙等·····	二三三
老哥哥·····	藏克家·····	二四五
新詩問答·····	廢名·····	二五五
京居隨感·····	謝保康·····	二六八
萬籟閣題壁·····	薛吟松·····	二七二

朱牧兒墓·····	霍象謙·····	二七三
朱湘週年忌·····	羅念生·····	二七八
談死·····	藐江·····	二八四
閒·····	豐子愷·····	二八八
小鴨之死·····	蘭如·····	三〇八
獄中記·····	檻衫·····	三一八

談 旅 行

甘永柏

比耶荷姆 (M. Peerholm) 曾在一篇文章裏告訴我們說倫敦有一種專門爲人送行的人，爲了一鎊兩鎊的報酬，他可以很動情的將一個異鄉的客人送上征途；做來儼如真實，陪襯他的寂寞，使他受着旁人的豔羨，侍者的尊視。世上也有那種爲「裝飾」而旅行的人，想來頗是令人惘然的事。但從反面想想，人生的哪一件事又不是一種裝飾？史特立契對於劇院的後臺有着很大的趣味，他爲的就是看裝飾；這位優美的傳記作家，也許對於那種在短時裏去經歷一個長的人生的製作感到了喜悅。同樣的，我愛好旅

行，我對於那種在匆忙行程中各種人臉作一種人性的探討，也是感到喜悅的。不過，在史特立契的有點兒刻薄的筆下，慣常做一點殺風景的勾當：他會拉一個抹掉了脂粉，蓬亂着頭髮，從半裸的披肩下露出蒼白的肢體的女人告訴你說這是適才低低地嗅着『阿孟，阿孟！』的世界上第一的情婦（見茶花女）；我告訴你，親愛的讀者，我是沒有那種沙蒂斯姆的風趣。

在舟車上，我有注意一個人的動作的習慣；這正如我歡喜收集各種人的像片的習慣一樣（我的親友們不是太吝嗇，都總得有一張像片落在我的手裏），我不能說出是什麼理由。這一份兒經驗，使我得有一點能力，如果我是有暇裕，我可以描給你一個出鬚的，昏瞶的老頭子給你看：他是怎樣艱難的在對付那流出的鼻涕，隨着車輪的震動，掉了出來又縮了轉去。

我同樣也可以描給你看，第三位上那位穿紫色衣服的少女，她的薄薄的嘴唇是怎樣會說謊，而在那瘦小得有點可憐的胸膛中，又裝着怎樣的機智：是的，那種注視對於一個陌生人也許是欠缺一點禮貌了。但那是我的快樂，一點無傷的快樂，我是可以要求原諒的吧。

快樂的旅行常常是在獨身的旅行中，而結伴的旅行，也有更快樂的時候，鶴見祐輔的所謂「在異鄉發見友人」，大約是只有單身才是可能的，因為人的心與心的交換是最膽怯的時刻，是需要着肅靜與孤獨的。世上的情人沒有在孤島中共同生活過三五天難得有真實的情感。但這兒我說的單身旅行，並沒有鶴見氏的追尋的目的，我是說着那比較可以自由的觀察的意思。「結伴尋歡」是少年的盛事，哄鬧代表着高度的快樂，但這兒也有一個閒適的境界：如果你拈有煙，眯着眼，看那忘掉自己的表情，聽那無

節制的奢侈的語言的飛揚，你能說不是一種快樂嗎？

人類的言動是一幅畫，一種聲音。自然也是一幅畫，一種聲音。我們去感覺一個美麗的靈魂，得用我們的眼，耳，與我們的心。而我們去感覺自然卻還要加上我們自己的行動。自然的節奏在於它的變換，那種變幻却需要我們更多的經歷才感覺得出來：我們有過西湖夜泛的經歷，我們也作過太湖的夜遊，雖然小孤山與龍頭渚的倒影或者在我們心上佔據了同樣的地位，但一個的幽緻，一個的蒼茫沉肅之感，却會引起不同的情緒。

我們已從旅行在人事方面的關係中引到自然方面來，但我告訴你，一個談諧的朋友和一個知心的朋友也都是必要的。我們最近有過一次旅行，在並不很融洽的一隊人中，却因為有一個「小猴」（見漁光曲）的關係，使大家都開了笑臉。據說一個很有風情的女人在交際中是不會冷落到任何

一個人，而使大家都能感覺着舒適。一個談諧的朋友常常也有這種力量。彷彿是鶴見祐輔曾經提起過，說是「在旅行中能夠遇見若干美麗的人，偉大的人，與聰明的人，只要見着這些人就滿足了。」而我覺得在自然的慧心中，能夠聽到幾句慧心的話，是更可以使人滿足的。慧心的話不常有，她是被包孕在自然中，在遼遠的旅途中，等待人們的啓發的。

我是深深地愛着看日落時的晚景，在江上，那種淒絕的彩色給人以羅曼的夢，給人以非現實的幻想。我也曾在平原上遙望過山地的日落，那是一種猖狂，恣縱的情調：太陽掉下去，塗紅了山林，野草，又塗紅了西天，那種紅，像是有十萬八千的子弟兵揭起了叛旗，焚起了野火。

蘇遊時，從虎丘歸來的薄暮，我們分乘着幾匹驢子。都收緊了繮繩，讓驢在那冷靜的鄉道上緩緩地踱去。烟塵四起頗有點兒「古道西風瘦馬」

的情味。而在那時，忽然給我瞧見了慢慢逸遁下去的落日。那是一種平原的日落，很雍穆，很和煦，一層淡淡的雲幕捲了上去，像還隱逸着千山萬水的路程，十分動人的鄉思。我奇異着這樣的日色，一個靈心慧語的同伴却說出了與我相同的意見。原來這個孩子也是從遼遠的鄉土裏來的，她的生活中似乎也有過我那一份兒經歷。在旅途發現知己，該是世上至樂的事了。

在旅行上，縮短兩地的距離，我們得感謝近代文明的功勞。然而在「行」的趣味上，我們還是多半得借重自己的足力的。關於行，我覺得世上有許多絕妙的文章可做；即如遊覽的旅行，那種文章可以有時是緊湊，有時是鬆散，都不缺少豐富的情致。

我想起在無錫梅園遊「地洞」時的故事：大家手聯着手，一聲吆喝，

從長長的黑暗地道裏穿了出來，各個人的歡快是融成了一片。從前我們在故鄉爬一座有名的大山，大家以呼應的吆喝一鼓作氣登上了山巔，像伏爾加河畔的舟子，聯繫着共同的哀樂，哼着同一的歌，拖着同一的步伐，這是行的緊湊文章。

鬆散的行像一篇走筆漫遊的散文，有機遇，有即興，有不絕如縷的詩材。世上能從寂寞得到快樂的人，大約是沒有不知道隨意的漫步的妙處的。心境染了悽迷的人，散散步會使他開曠。我曾分析過這種原因，我想這大概是一個「希望」的作用。漫步會感覺路途的悠長，那彷彿暗示你人生有更悠遠的世界。旅行的人難得不有好的心情，那麼，緩緩的散步更可以延長他的希望；誰都會想着：遠着呢，目的還在更遠的彼方，於是更鼓起了興致。

我是歡喜着旅行的，更歡喜以無心的步履，去發現那理想的境界。史

蒂芬孫的流浪者之歌裏有一段說：

“Wealth I ask not hope nor love,

Nor a friend to know me

All I ask, the heaven above

And the road below me.”

雖然不必是那樣一切都可以不要而恣意漫遊的人，但我是望着隨時的旅行能成爲我生活的一部的。世事令人憂鬱，拿旅行來消洩自己的懷憤，也許是有着一點苦趣的？哪兒能得到那樣一種恬談自如的境界呢，我說，旅行只是爲了我的快樂。

二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小動物們

老舍

鳥獸們自由的生活着，未必比被人豢養着更快樂。據調查鳥類生活的專門家說，鳥啼絕不是爲使人愛聽，更不是以歌唱自娛，而是佔據獵取食物的地盤的示威；鳥類的生活是非常的艱苦。獸類的互相殘食是更顯然的。這樣，看見籠中的鳥，或押中的虎，而替他們傷心，實在可以不必。可是，也似乎不必替他們高興；被八養着，也未盡舒服。生命彷彿是老在魔鬼與荒海的夾間兒，怎樣也不好。

我很愛小動物們。我的『愛』只是我自己覺得如此；到底對被愛的有

什麼好處，不敢說。他們是這樣受我的恩養好呢，還是自由的活着好呢？也不敢說。把養小動物們看成一種事實，我纔敢說些關於他們的話。下面的述說，那麼，只是爲述說而述說。

先說鴿子。我的幼時，家中很貧。說出『貧』來，爲是聲明我並養不起鴿子；鴿子是種費錢的活玩藝兒。可是，我的兩位姐夫都喜歡玩鴿子，所以我知道其中的一點兒故典。我沒事兒就到兩家去看鴿，也不短隨着姐夫們到鴿市去玩；他們都比我大着廿多歲。我的經驗既是這樣來的，而且是幼時的事，恐怕說得不能很完到了；有好多鴿子名已想不起來了。

鴿的名樣很多。以顏色說，大概應以灰，白，黑，紫爲基本色兒。可是全灰全白全黑全紫的並不值錢。全灰的是樓鴿，院中撒些米就會來一羣；物是以缺者爲貴，樓鴿太普羅。有一種比樓鴿小，灰色也淺一些的，

纔是真正的『灰』；但也並不很貴重。全白的，大概就叫『白』吧，我記不清了。全黑的叫黑兒；全紫的叫紫箭，也叫豬血。

豬血們因為羽色單調，所以不值錢，這就容易想到值錢的必是雜色的。雜色的種類多極了，就我所知道的——並且為清楚起見——可以分作下列的四大類：點子，烏，環，玉翅。點子是白身腔，只在頭上有手指肚大的一塊黑，或紫；尾是隨着頭上那個點兒，黑或紫。這叫作黑點子和紫點子。烏與點子相近，不過是頭上的黑或紫延長到肩與胸部。這叫黑烏或紫烏。這種又有黑翅的或紫翅的，名鐵翅烏或銅翅烏——這比單是烏又貴重一些。還有一種，只有黑頭或紫頭，而尾是白的，叫作黑烏頭或紫烏頭；比烏的價錢要賤一些。剛纔說過了，烏的頭部的黑或紫毛是後齊肩，前及胸的。假若黑或紫毛只是由頭頂到肩部，而前面仍是白的，這便叫作

老虎帽，因為很像廿年前通行的風帽；這種確是非常的好看，因而價值也就很高。在民國初年，興了一陣子藍鳥和藍鳥頭，頭尾如鳥，而是灰藍色兒的。這種並不好看，出了一陣子鋒頭也就拉倒了。

環，簡單的很：全白而頂上有一黑圈者叫墨環；反之，全黑而頂上有白圈者是玉環。此外有紫環，全白而頂上有一紫環。「環」這種鴿似乎永遠不大高貴。大概可以這麼說，白尾的鴿是不易與黑尾或紫尾的相抗，因為白尾的飛起來不大美。

玉翅是白翅邊的。全灰而有倆白翅是灰玉翅；還有黑玉翅，紫玉翅。所謂白翅，有個講究：翅上的白翎項是左七右八。能夠這樣，飛起來纔正好，白邊兒不過寬，也不過窄。能生成就這樣的，自然很少，所以鴿販常常作假，硬插上一兩根，或拔去些，是常有的事。這類中又有變種：玉翅

而有白尾的，比如一隻黑鴿而有左右八的白翅翎，同時又是白尾，便叫作三塊玉。灰的，紫的，也能這樣。要是連頭也是白的呢，便叫作四塊玉了。四塊玉是較比有些價值的。

在這四大類之外，還有許多雜色的鴿，如鶴袖，如麻背，都有些價值，可不怎麼十分名貴。在北平，差不多是以上述的四大類為主。新種隨時有，也能時興一陣，可都不如這四類重要與長遠。

就這四大類說，紫的老比別的顏色高貴。紫色兒不容易長到好處，太深了就遭豬血之誚，太淺了又黃不啣的塞酸。況且還容易長『花了』呢，特別是在尾巴上，翎的末端往往露出白來，像一塊癍似的，把個尾巴就毀了。

紫以下便是黑，其次爲灰。可是灰色如只是一點，如灰頭，灰環，便